



衛靈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章

衛靈公問陳何意講家及註無之愚按衛靈乃謀伐
晉也靈自割澤之會衛晉成仇衛曾以晉之五伐我
自計矣至此問於孔子冀有以勝晉也不知寡不敵
衆弱不敵強衛豈能與晉鬪乎轉盼閒衛靈公遂卒
晉用陽虎謀帥師納世子蒯賾於戚衛因自亂不暇
謀人矣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
之學已知衛之必不勝晉矣在陳絕糧固去衛以後
求通錄

論語下

五

衛靈

事然非一時事也註疏記孔子去衛如曹又之宋遭
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並無陳蔡
圍孔子事與史記殊固窮爲固然之固朱子本引何
氏疏程子解爲固守與疏殊然亦通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章

白文極明註疏朱註皆如燈有罩矣愚按貫是貫串
淹貫貫通之貫如舉一隅不能反三隅則不貫也聞
一不能知十是不貫也一以貫之者如諺所謂一樣
通百樣通也朱註註疏皆虛懸意者其理深乎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章

註疏謂因由慍見與朱註同。愚按子路慍見本不是過失。豈孔子絕糧從者皆病而子路必喜發中心方爲賢者乎。聖賢亦不外人情。非若佛門弟子也。知德者鮮。白文並無惡字。語意只謂知有德者鮮也。世無知德者。自必無用德者。夫子固自歎道之不行也。豈詆子路哉。客曰。如此何必呼由之名。愚曰。孔子所言大半皆與弟子語。故弟子得記之。而其緣起則多不記矣。如觚不觚。章必見有不觚之器也。犁牛之子必求通錄。

論語下

堯

簡靈

見有。福。衡。犧。牲。在。也。若。必。謂。呼。由。之。名。便。是。詈。由。便。是。詈。由。之。慍。見。則。難。通。矣。客。曰。孔。子。豈。自。以。爲。德。愚。曰。天。生。德。於。予。吾。未。見。好。德。如。好。色。非。自。以。爲。德。耶。

子曰無爲而治 章

愚按此孔子教人君有爲也。其舜也與。句語意謂其惟舜也。與註疏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若諸政未備。紹者非堯德。不如舜。但能恭己南面。則木偶。君耳。孔子此言。本謂如舜。方可無爲而治。非謂人君皆可學舜之無爲南面也。從來講說。皆未見及時文家。

有苦割恭己者然試思天下又非一恭遂可治也

子張問行 章

愚嘗詰客曰子張書紳遂書子曰以下之言乎曰然
愚笑曰幾五十餘字則紳將書滿恐一半纏腰不見
矣客曰如何愚曰六字耳紳帶之垂者左書三字為
言忠信右書三字為行篤敬而已孔子所謂參前倚
衡只此六字耳集註程子謂查淳渾化天地同體皆
混話耳

子曰直哉史魚 章

求通錄

論語下

本

衛靈

史魚未曾遇邦有道也惟邦無道如矢遂卜其邦有
道必如矢也若事考據必須泥補矣蘧伯玉年長於
孔子三十餘歲孔子至衛與之交時伯玉已介耄年
非孔子小友也此時正任靈公前此在獻公時第一
次從近關出孔子尚未生也第二次從近關出孔子
亦第得之傳聞非親見也客曰仕謂仕於靈公靈公
何以謂有道愚曰衛靈無道未曾出奔較之獻公為
有道蘧伯玉有道則仕正是靈公時為孔子與之交
現在時事前此卷懷為獻公時事正指兩次從近關

非讀左傳不知
所云

出也。觀夫子以伯玉爲君子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自見。而季子然問大臣，夫子謂弑父與君不從之義亦見。

子曰可與言章

白文明無註妙

子曰志士仁人章

白文明可不用註

子貢問爲仁章

白文明毛西河曰尊賢求友本爲仁取資之要事何

求通錄

論語下

空

衛靈

必責子貢悅不若己通

顏淵問爲邦章

顏淵只問爲邦耳。夫子乃告以治天下之道，非顏淵

欲治天下也。白文如此不必張大也。行夏之時謂夏

時獨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易於順時而理也。輅非

泛常大車乃天子所乘祭天之車也。愚按竹書太戊

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爲車正則殷有車正之官宜

其殷輅之善也。周冕詳見於禮書韶舞二字亦詳見

於禮書白文非樂則韶樂也。以下白文俱明程張尹

註大半強作解事

子曰人無遠慮

章

註疏只謂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通如蘇註則必致
慎而無禮則憇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

章

白文明不必用註

子曰臧文仲

章

白文明看註不如讀左傳

子曰躬自厚

章

求通錄

論語下

空

衛靈

白文明朱註通

子曰不日如之何

章

朱註通註疏不如朱註

子曰羣居終日

章

小慧註疏謂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通朱註亦通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

章

註疏孫以出之謂言語所謂言孫也通於朱註矣君

子哉即謂君子人也通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章

白文明不註妙。

子曰君子疾沒世。章

註疏曰。此章勸人修德也。通。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註疏。求責也。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極通。謝註。楊註。皆

可刪。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朱註。通勝於註疏。

子曰君子不以言。章

求通錄

論語下

白文明不註妙。

子貢問曰。有一言。章

白文明。古以一字為一言。如陽水卒。章之四言。又以

一語為一言。如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觀此章。則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曾子。即門人所曉者言之也。

子曰吾之於人。章

此章朱註。勝於註疏。愚按。吾之於人。人字當本君卿

大夫言。不然。毀人譽人。民固難知也。

子曰吾猶及史。章

春秋郭公夏五傳疑也。穀梁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又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史有闕文，卽此義也。有馬者句，是比喻。上句註疏謂史有闕文，待人補之，譬如有馬不能調，良借人乘習之。此句本比喻語，揣測史有闕文之意也。極通極通，若謂有馬自騎，斷不借人。試問普天之下，無一人借人馬者，恐不其然。

子曰巧言亂德 章

白文明朱註通

求通錄

論語下

齋

衛靈

子曰衆惡 章

白文明不必註

子曰人能 章

註疏云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通於朱註。

子曰過而不改 章

白文明不必註

子曰吾嘗終日 章

白文明朱註通

子曰君子謀道 章

白文明可不用註。

子曰知及之章

此章朱註大全講章時文左理右理萬不可通矣註

疏曰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知及之者知治其官

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毛西河曰此為有

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

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泄

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之事文理接貫不可移

易若曰言理則理乃貴賤所同有者而臨民動民豈

求通錄

論語下

奎

荷雷

賤者事哉極通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曩疑受當作授考說文受相付也則授與受通白文

明。

子曰民之於仁章

白文明可不註。

子曰當仁章

註疏當仁當行仁之事也通毛西河曰未有人心而

可擔當者極通

知及理仁不能守理雖得理必失理成何話說可笑也

子曰君子貞而章

註疏君子正世道耳言不必小信通朱註亦通

子曰事君章

註疏謂先盡力而後食祿通朱註亦通

子曰有教無類章

註疏謂類貴賤種類也通朱註亦通

子曰道不同章

白明文註疏謂道不同而相謀事不成也通

子曰辭達章

求通錄

論語下

亥

衛靈

註疏此章明言語之法非謂作文也亦通又謂達則足矣不須文豔與朱註同愚按儀禮云詞多則史少則不達與註疏朱註竟相反玩白文蓋詞有多寡本不必論惟其達而已矣如講章時文不過曰詞少而已矣

師冕見章

愚按師冕來見與孔子來正樂也曰某在斯後必有正樂及孔子語魯論未書耳不然方來便去一可笑事耶註疏解道字作禮字亦似玩白文相師字明

是孔子自謙之詞不以爲隨處皆道自說神奇如宋
儒語也

求道錄

論語下

卷

衛靈公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東蒙山在魯東
汝曰東蒙

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司太皞。有濟之祀。見於左傳矣。顏淵季路侍章。首書顏淵尚德也。此章先冉有。後季路。重首事也。陳力就列。二句註疏謂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通愚按周任為商太史。立言者也。在左傳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皆周任之言。聞有國有家。節註疏謂不患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通。錄

論語下

矣

季氏

不均。平通。朱註亦通。愚按此節重均字。下節遠人閭。百詩謂言邾也。顓臾曰域中曰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邾。內則遠人必非謂顓臾也。且顓臾無不服之事。惟以邾為遠人。庶幾近之。或以為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六七十里。何謂遠人曰敵國則遠人也。蓋此時與邾日尋戈矛矣。分崩離析字註疏謂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通。朱註引四分公室亦為有見然。季氏則能守矣。季氏之憂在蕭牆之內。句註疏實以陽虎囚桓子。抑思冉有之仕季。在哀公三

按專禮樂征伐莫如五霸五霸齊桓晉文所賦之簡公幾十世矣晉自文公至悼公將十世矣事皆在春秋傳

按專禮樂征伐莫如五霸五霸齊桓晉文所賦之簡公幾十世矣晉自文公至悼公將十世矣事皆在春秋傳

年召孔子在十一年伐顓臾當在十一年以後所謂季氏乃康子也久非桓子矣陽貨囚桓子在定公時前此。前此矣。註疏固難通。朱註鑒其非以哀公以越伐魯而去季氏之事實之。然哀於此且自去國矣何足為季孫憂。憂在蕭牆本屬懸礙之詞。雖聖人之言無不驗者。然必在春秋以後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章

朱註不講考據。故於此章註最少。註疏多於朱註矣。其解天下無道。至十世希不失矣。謂周幽王為犬戎

求通錄

論語下

堯

季氏

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頗為有見。然第言魯一國耳。非謂天下諸侯也。白文語意謂天下諸侯豈止魯一國乎。白大夫出二句。解云。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執。亦有見解。然亦止魯國耳。至陪臣執國命二句。解為至陽虎三世出奔齊。視之初不知所云。視其小註。則曰魯伐陽虎。虎奔齊。在定九年。夫陽虎為陪臣而執國命。虎之本身遂已奔齊。豈可曰三世乎。此難通矣。或由陽虎而上遡

陪臣執命之始。尙可解說。總之亦止。不離乎魯。非謂天下也。於此欲見考據非熟於三傳及春秋者。烏能乎。天下有道二句。曾見困學紀聞云。古者士傳言。故士有言責。後世遂欲毀鄉校。子曰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旨微矣。通。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章

朱註乃本註疏。毛西河曰。五世宣成襄昭定也。昭十二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祈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四世何也。曰文武平桓也。蓋悼子未曾立而死也。通三桓子孫微。非左傳則無徵不信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每怪朱註遇此等對處。必匹配穿插。如智者樂水。章此章。此下三樂章。皆然。至中庸尤多。於尊德行節。則穿插匹配。真爲可笑。自有明至今。非從其說者。便若下愚不靈。誠所謂註經而經亡也。且聖賢經語。何嘗如近今作時文。必對股乎。註疏解便辟爲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善柔。謂面柔也。便佞解謂便辨也。佞

求通錄

論語下

半

季氏

而辨也。依文斷意。極通極通。細按白文。又何嘗爲上。文直諒多。聞作對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註疏樂驕樂三句。謂恃尊自恣曰驕。樂佚遊謂出入不節也。宴樂沈荒淫瀆也。白文亦何嘗作對哉。又註樂五教反亦不可解。

孔子曰侍於君子章

註疏謂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通朱註通。

求通錄

論語下

主

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章

白文極明。可不用註。人每謂聖賢之語。有精無粗。解以懸虛爲高妙。吾不信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註疏曰畏天命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其小註引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語此固愚夫愚婦所盡曉者。極通極通。若朱註解天命爲天所賦於人之正理。試問古今來人。豈有畏理者。抑何可笑。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註疏解困字。謂行事有所困。屈不通。發憤而學之者。與講章家不同。通。朱註亦通。

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白文明。朱註極通。註疏謂視必若離婁。聽必若師曠。便難。通程註謝註皆可刪。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註似見善如不及兩句矣。然謂顏曾閔冉始能之。其餘弟子皆不通人性矣。愚按

求通錄

論語下

三

李氏

子路惟恐有聞。子貢賜也有惡皆能是也。下文隱居求志。卽舍之則藏。行義達道卽用之則行。子謂顏淵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卽未見其人之意也。朱註極力張大。謂爲伊尹。太公。真欺人語耳。客曰。既有顏子。何以謂未見其人。愚曰。人謂世人也。非孔顏也。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皆謂世人也。不然。豈孔子顏子亦有過不自訟好德不如好色乎。此可通乎。

齊景公 章

註疏謂此章貴德也。通初無誠不以富二句。程子移二句於此亦通。亦通。愚按景公燕姬生子不成而死。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立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乃立荼。寘羣公子於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踰年陳乞迎陽生於其家。召諸大夫。謂有魚菽之祭。諸大夫至。乞曰。吾有甲請示焉。使力士舉巨囊。至於中雷。諸大夫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吾君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耶。然亦卒受盟。於是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邸。未幾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冢。事在哀公六年。其後陳桓卽陳常。殺簡公時。春秋絕筆。陽生卽悼公也。景公亦知權。在陳氏。特不能用聖人耳。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石曼卿詩曰。恥坐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

求通錄

論語下

壹

季氏

陳亢問於伯魚章

白文極明。可不用註。末節遠其子之遠。分明為遠近之遠。必作去聲。不可解。

邦君之妻章

按公羊云。女在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註疏曰。此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按此則章首當有子曰字。

求通錄

論語下

七

季氏

白文極明。可不用註。末節遠其子之遠。分明為遠近之遠。必作去聲。不可解。按此則章首當有子曰字。按公羊云。女在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註疏曰。此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按此則章首當有子曰字。

陽貨欲見孔子章

註謂欲孔子來見則宜善欲孔子見不宜善欲孔子欲孔子來見乎何此章善法

與彼章同耶

求通錄

論語下

三

陽貨

嘗詰客曰陽貨欲見孔子是何意思夫曰欲見第有心欲見耳孔子何由知之有耳報神耶孔子不見與上句並不聯貫有說乎客思之久曰如何愚曰此孔子未仕於魯時事孔子於三家早已心惡其專恒見於詞色此時尚未仕魯陽貨思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以己更孟孫氏謀假張公室之名以圖季孫惟羽翼未備視孔子為有能者遂冀孔子與之合夥同圖季孫魯論書欲見孔子明是親身來見故白文與孺悲章同非如講家胡塗作想像語也孔子不見者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一也季孫不能遽圖二也事如敗則身家隨之遠嫌遠害三也陽貨之行見於平日孔子知之有素矣時其亡而往拜之非畏陽虎也遠嫌遠害之義也至遇諸塗句講者代為聖人氣餒而孔子豈遂氣餒耶往拜時已備此矣下節陽虎全是隱語以塗中往來耳目衆多機密事非可立談於塗中者曰來予與爾言白文語意急為親暱講者謂陽貨驕傲作大聲呼喚真甕中夢矣且

孔子豈遂爲陽貨屈耶而陽貨欲與孔子謀叛季孫
共圖富貴乃一見孔子便作擒拿語世間有此愚虎
耶蓋許多心腹話思與孔子暢說因塗中不便竊恐
孔子不知欲見之意遂以五字作秘語開端使孔子
知爲季氏言也傳神在塗中說機密不知如何左顧
右盼下文因復以曰字相間也懷其實好從事二句
極力奉承深爲憐惜謂仁之說雖未嘗確塗中不暇
修詞也答曰二語何以見爲圖季孫而發愚曰懷寶
迷邦尙似孔子好從事亟失時絕不似孔子懷寶迷
求通錄

論語下

美

陽貨

邦乃慰孔子先作奉承語也好從事亟失時正以不
似孔子欲啟孔子之問則於此可招孔子也與虎圖
季孫便爲從事此時不圖季孫謀富貴便爲失時便
爲非知毛西河據史記文法以曰不可三字爲陽虎
語非爲無見然卽以爲孔子語亦自通也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我字極妙當曰歲不爾與其曰不我與者
托爲親暱以我與爾可爲同心不啻一人也孔子曰
諾謝詞也如諺所謂深承關注也其曰吾將仕矣四
字辣極何也辭帖也從陽虎主謀非仕也禮四十四

強而仕。仕者仕君也。孔子曰：吾將仕矣。明是辭帖。不爲虎用。至此一後，虎可不來見矣。當日情事的是如此。而陋儒何知哉。

子曰：性相近也，至不移。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其可見者，不過此章。偶一言之耳。然與後世孟子荀卿及宋儒全不同。白文語意極明。

子之武城章

絃歌者，何作樂聲也。古者手彈琴瑟，口必有歌。習樂

求通錄

論語下

三

陽貨

也。講章家無解此者。時文更不足道矣。以下白文極明。朱註亦通。

公山弗擾章

論語有不可不辨之書三章。一則泰伯，一則公山，一則佛肸也。以泰伯爲讓商，以太王爲有翦商之志，則太王文王全爲曹操司馬昭矣。以孔子爲必欲往公山佛肸，則所謂聖人者，直揚雄華子魚馮道之類耳。復強爲之解曰：聖人則可，他人則不可。吾則曰：他人則可，聖人則斷不可。愚按：天子無戲言，非夫子無戲

言浮海居夷。牛。刀。東。周。皆。戲。言。也。最。苦。說。經。者。必。認。爲。實。事。則。礙。於。理。而。說。如。夢。矣。試。思。孔。子。固。尊。周。從。周。者。周。西。周。也。桓。公。管。仲。以。尊。周。攘。夷。孔。子。許。其。仁。而。孔。子。以。公。山。之。召。曰。吾。爲。東。周。魯。居。東。界。者。也。子。爲。東。周。必。將。周。天。子。與。魯。公。殺。卻。以。公。山。不。狃。爲。天。子。矣。試。思。公。山。有。此。大。志。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孔。子。亦。遽。能。如。是。乎。白。文。明。明。白。白。如。是。矣。朱。註。渾。言。之。爲。興。周。道。於。東。方。大。全。懸。懸。虛。虛。爲。貓。兒。蓋。矢。之。小。智。程。註。尤。爲。難。通。其。所。謂。有。爲。者。本。無。著。落。語。公。

求通錄

論語下

夫

揚貨

山有爲畔而已矣。曰改過將改。畔爲不畔乎。又曰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然則孔子之聖。真不如子路之直捷透徹矣。有是理乎。觀白文。如有用我。吾爲東周。子非欲輔不狃爲天子乎。必有事於補救。謂興周道於東方。不是爲天子。然則用我之言。到底是誰用。聖人講家二句。又作兩截。則孔子說話。真萬不可通矣。愚按此戲言也。公山譬之偷兒。孔子譬如良善公山。與陽貨爲黨。其召孔子者。仍是共圖季孫陽虎教之也。今有一偷兒。誘良善人同去作賊。良善者

戲之曰。偷雞盜狗。終非大事。子如用我。須要學湯武。故事。彼偷兒者。有不廢然返乎。公山第能畔季氏耳。豈遂能滅西周爲東周者。子欲爲東周而公山不召矣。子何往哉。蓋戲言也。此章記於牛刀戲言之後。正是此意。玩註疏引江熙云。夫子欲往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夷浮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浮海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不入室。安能得聖人之趣。是明謂戲言也。此條付載於佛肸章。朱子作集註。一時未曾詳玩。註疏遂斷以己意。大全謂朱子論佛肸弗擾。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故感得聖人欲往。陽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云云。真夢話也。客辨曰。然則聖人終日戲言乎。愚曰。浮海居夷。合此只數條戲言。何嘗終日皆戲言也。幸而前章有戲言字。若無戲言字。宋人又不知如何醜詆子游之言爲有病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論語如此等者。宋人皆以理字了結之。真不可解。試思吾儒存仁於一心。行仁於一家一邑。何能及於天。

求通錄

論語下

堯

陽貨

下○愚○按○子○張○蓋○問○仁○政○於○孔○子○也○所○謂○仁○君○也○非○吾○
儒○之○仁○心○也○故○夫○子○答○以○天○下○若○謂○仁○心○仁○理○則○吾○
儒○欲○得○衆○何○爲○試○思○之○

佛肸召章

客○曰○佛○肸○之○召○亦○由○陽○虎○乎○愚○曰○然○客○大○驚○愚○曰○事○
在○左○傳○陽○貨○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佛○肸○所○畔○之○趙○氏○卽○趙○簡○子○也○孔○子○一○生○未○嘗○至○晉○
佛○肸○亦○未○曾○見○孔○子○獨○以○孔○子○爲○可○用○而○召○之○者○習○
聞○陽○虎○曾○言○之○也○然○公○山○之○召○孔○子○尙○未○仕○魯○佛○肸○
求○通○錄

論語下

卒

陽貨

之○召○則○孔○子○仕○魯○以○後○去○魯○在○衛○時○也○蓋○哀○三○年○非○
定○公○時○矣○客○曰○然○則○子○又○戲○言○乎○愚○曰○此○夫○子○不○往○
之○詞○也○非○戲○言○也○此○章○蓋○以○然○有○是○言○一○句○斷○定○與○
雍○之○言○然○偃○之○言○是○一○類○白○文○與○孟○子○此○一○時○彼○一○
時○語○意○大○相○反○矣○以○下○則○伸○明○不○往○之○意○非○矯○強○必○
欲○往○之○詞○也○魯○論○中○亦○有○書○法○凡○書○欲○見○者○皆○孔○子○
所○不○見○如○陽○貨○孺○悲○兩○章○是○也○書○欲○往○者○皆○孔○子○所○
不○往○如○公○山○佛○肸○兩○章○是○也○子○路○親○於○其○身○二○句○幸○
爲○孔○子○之○言○非○子○路○創○說○故○曰○聞○於○夫○子○豈○夫○子○必○

欲己翻己案乎子曰然有是言也一語便可了結此章蓋深是其說確乎不易也以下則曰彼召我者欲磨我也欲涅我也又以吾爲瓠瓜人無食之者必無可用者也而吾豈往爲不善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連作三喻本一氣說下萬不可分爲兩節而如張註者是何言與孟子以嫂溺援之以手爲權未聞聖人以投反叛爲權者若謂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則凡殺人放火何不可爲者水滸傳真可爲忠義矣

求通錄

論語下

全

陽貨

魯論聖人之書所以範圍乎天下後世最忌在後人誤看愚嘗謂晉人風流自賞必非未嘗學問者而謝鯤爲鄰女擊落門牙阮咸喪服借驢追婢皆因誤看子見南子一章耳楊子雲天下奇才乃美新爲禿莽大夫華子魚漢朝名士乃甘心爲阿瞞鷹犬皆因誤看公山佛肸兩章耳以周程朱張之賢而註書如是其他又何論焉然此兩章最關天下後世名教係孔子素行人品萬不可以不辨客曰辨則辨矣如背朱何愚笑曰遵朱乃前明功令朱子未曾親見聖人也

且前明以遵朱子者。祖朱子。今非朱姓。天下矣。吾等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已百餘年矣。而必守前明之祖訓。遵朱而滅孔。非亂民乎。至匏瓜節。註謂匏瓜不能飲食。幾見有瓜能飲食者。凡物必責之使喫飯。大難大難。然則註疏亦如是。朱子因之。不必詆朱子也。毛西河引國語。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謂不可食也。極通。然西河猶以孔子必欲往應佛辟之召。則萬不可通矣。

子曰女聞六言六蔽章

求通錄

論語下

全

陽貨

朱註通。註疏謂狂好抵觸人。亦通。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註疏連子謂伯魚爲一章。亦通。朱註通。

子謂伯魚章

爲猶學也。朱子本於註疏。而講章家必謂身體力行。按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非南國諸侯之詩也。此論發自程大昌。而召南有淫奔之詩。如野有死麕是也。然則講章必謂身體力行者。殆不可通。

子曰禮云禮云章

註疏禮貴安上治民樂貴移風易俗極通愚按此章
與人而不仁如禮何章同意朱註講章既已懸虛不
過至程註復謂盜賊亦有禮樂愚謂盜賊有禮或有
之盜賊之樂何在客無以應

子曰色厲而內荏章

註疏謂外自矜厲而內自柔佞譬之小人外雖持正
內常有爲盜之心雖與朱註小異亦通愚謂既譬諸
又其猶白文語意極似重複按小爾雅帶之垂者謂
之厲謂士大夫也按爾雅猶如麕善登木說文云猶
求通錄
論語下
全
陽貨

攫屬其狀如鹿善上樹爾雅又云狻善援攫父善顧
猶獸名也尸子謂之五尺大夫非小人乎若此則小
人其猶四字爲句與穿窬之盜四字爲對矣譬如字
直貫也與字也客曰此解大是古怪愚曰吾亦不敢
必謂如此姑存此說可耳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註疏此章忌時人不習而傳也聞於道路卽於道路
傳說之必多謬妄爲有德者所棄也通朱註亦通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章

註疏解無所不至。句。但言邪媚無弑父與君之意。亦通。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章

註疏肆極意敢言。蕩無所據也。有廉隅曰廉。忿戾謂忿怒而多拂戾也。直者心直。詐則多行欺而自利。語意亦通。朱註通。

子曰惡紫之奪朱。章

註疏與朱註同。惟鄭聲句謂鄭聲爲淫聲之哀者。通。

子曰予欲無言。章

求通錄

論語下

金

易貨

此章又爲不可解之天書矣。朱註講章大全解予欲無言極似大和尙將圓寂西歸解天何言哉節幾於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懸懸虛虛皆萬不可通語也。愚嘗詰客所以容曰惟賢希聖惟聖希天聖人一天耳。夫復何疑。愚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愚曾見於孟子孔子聖之天者也。鄙人固陋敢請所出一容由此遁去矣。一客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愚曰正要請教學者不以言語觀聖人將如之何。客曰此子貢所以不知聖人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

述也。汝不明白。請讀朱註。愚曰：正惟讀朱註，不明白。故敢請教。一客又遁去矣。一客曰：朱子之說，散見於大全。此非大全不可。愚曰：正要請教大全。朱註講天理講流行，講妙道精義，已不可通。而大全則載朱子云：此聖人從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爲門人發也。請解。請解客張目曰：汝有解乎？愚曰：毛西河曾駁此語，謂見於楞嚴維摩經，真以佛氏邪說塞仁義也。其駁朱註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誠有之。若云以言語觀聖人，出自何書？且子貢問而

求通錄

論語下

金

賜賈

夫子答極明白。子貢焉有不喻之理。不知集註何以知其終不喻也。又駁程註曰：如日月之明，尙未能盡曉。若無言，愈不曉矣。觀程註，則孔子乃憤極之談。何視孔門弟子無一通人性者。其駁則有之，而解則無也。客曰：汝有解乎？愚曰：有。愚曾反復註疏，愚之久而後得其解。客曰：如何？愚曰：此章言行字相對者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非曰：吾無言而不與二三子也。此時多有誤聽聖人之言而行，則有過者。故夫子曰：子欲無言，蓋有感而發也。若非如此，孔子豈

遠欲立無言之教乎。爲子貢者應不必與夫子相詰。辨只須靜聽。孔子以後之言與否。如果不言。便真是聖人。如果開口。則聖人竟是打誑。打誑非聖人必矣。吾爲子貢計。卽用此法。客笑曰。何謂言行字相對。愚曰。天無言而有行。天之行爲四時。卽春夏秋冬是也。如聖人之有四教。文行忠信是也。四時行。遂百物生。二句語雖對。意本不平。若天必曰。春日夏曰。秋日冬而後行。四時則人必有誤聽者。人宜觀聖人之行而法之。不必據聖人之言。恐有一時誤聽誤解也。夫子

求通錄

論語下

笑

陽貨

之意。但是如此。一客來曰。有據乎。愚曰。玩註疏。謂以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又曰。若無言。但有行。不亦可。卽此意也。一客復來曰。聖人之言。本無誤。如何有誤聽者。愚曰。如子言浮海弟子。便覓桴。子言居夷弟子。便治裝。子欲往。公山佛肸弟子。輩便先之。公山佛肸處爲之謀。叛得勿誤聽耶。客俯思久之。竟無以辨。

孺悲章

白文明朱註通。

宰我章

白文明。朱註通。客曰：汝每謂宋人妄薄聖門賢者，幸我欲短喪。子曰：不仁，是豈可開脫乎？愚曰：幸我崇實者也。近今務名者也。古時三年之喪，爲子者不飲酒，不食肉，不稻，不錦，不安於寢室。如按古禮，則近今將不能三月。况一年乎？如近世，但素服不衣錦，餘俱不禁。雖行十年之喪，亦易事耳。客無以辨。

子曰飽食終日章

白文明。朱註通。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章

求通錄

論語下

至

陽貨

愚按此卽子路初見孔子，雞冠劍佩時問答也。自聞孔子之教，嗣後則儒服儒冠矣。雖與家語及他書所載不同，彼此各見也。胡氏註最通。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愚按孔子之道，忠恕而已。若所惡之輩，大抵不恕耳。下節曰字，註疏以爲子貢之言乎，猶也字，亦通。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章

白文明。朱註通。

子曰年四十章

白文明朱註通

微子去之章

註疏仁者愛人。三人行異其同者。但在憂亂寧民也。通朱註亦通。

柳下惠章

魯論記孔子之言弟子付焉。柳下惠生於孔子之前。又非弟子之列。記其事與其語殊不倫矣。胡氏註極通。愚按章首或有子曰字。其義謂孔子事人之道與柳下惠同也。竊疑人之生也直章。繼此為斷語而不求通錄。論語下。天。敢定也。朱註通。

齊景公章

愚按此所謂待孔子者。必禮文儀注也。必非祿位。若祿位則孔子宜仕於齊矣。接浙而行宜在此時。集註盡通。

齊人歸女樂章

朱註明云歸如字。如春秋歸寶玉。大弓歸鄆。謹龜陰之田例也。近人必遵或曰饋註。不知饋則可以不受。歸者必受之詞也。愚更參一解。婦人謂嫁曰歸。如詩

曰之子于歸是也

楚狂接輿歌 章

連三章爲童穉盡解之書其實則老師宿儒全未嘗解之書愚嘗詰客曰過何解客笑曰車驅而南狂過而北卽過也不然車驅而南楚狂由東而西由西而東皆過也有何難解何故作窮究耶愚曰請坐要領教矣車行有聲非無聲者人立車上狂歌車下車聲如雷雖歌聞不甚悉一也車過而南狂歌而北倏時便過雖楚狂大聲疾呼只好聞鳳兮兩字其餘則楚

求通錄

論語下

完

微子

狂自歌自聽孔子不聞矣何也過矣一座皆笑一客辨曰此必隨孔子車而歌也在莊子以下尙歌迷陽以及山木膏火等語或以歌未及畢孔子遂下楚狂遂避故不及全書於魯論迷陽字在困學紀聞爲草名其隨孔子車歌無疑也愚謝曰承教但白文只書曰過不書曰隨也客曰有說乎愚曰此停車時也客曰車行何以謂停愚曰或脂車或飲馬北人誰不會乘車此常事也於此狂歌而來彼但遲行緩步則此歌數句可畢又無車聲亂之故孔子聞之甚悉也然

此時正夫子之楚之時。玩其歌。無一簿。孔子語開口。歌鳳尊孔子也。何德之衰。惜之也。往者不可諫。指孔子事魯也。來者猶可追。欲贈子一言之詞也。已而已。而所贈之一言也。今之從政者。殆而謂楚之卿相。必不能用孔子容孔子也。但孔子下欲與之言句。從來並無明講。註中欲告之以出處之義。不可明白。要請教也。客曰。知楚狂之爲賢。不過勸其爲官耳。愚曰。春秋時多世卿在位。父死子繼。故孔子之聖。且不得位。如春秋時開科取士。孔子勸之應試。或可通也。如謂

求通錄

論語下

本

微子

逢人便勸作官。無論爵位無此許多。而官豈已欲作。便作耶。國家用人。非操之君相耶。楚狂能敲門自薦。便作官。耶。客曰。然則何如。愚曰。欲悉楚事也。按立乘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孔子下禮之也。欲與之言。問其歌已而之意。及從政何以謂之殆也。接輿之趨辟。不非其大夫也。與荷蕢同意也。客曰。容俟徐參之。

長沮桀溺章

孔子所遇莫不善於沮溺。若以爲隱士。則凡把耒種地人。皆隱士矣。抑何可笑。自楚反蔡。註極通極通。蓋

楚師前導所以
知津

沮。溺。皆。蔡。人。也。春。秋。時。無。兵。民。之。分。農。人。卽。爲。兵。丁。
當。蔡。人。圍。孔。子。時。沮。溺。卽。在。其。中。迨。楚。師。至。而。圍。解。
孔。子。子。路。皆。爲。蔡。人。所。識。認。者。沮。溺。輩。早。已。認。此。爲。
孔。子。此。爲。子。路。矣。今。孔。子。由。楚。反。蔡。正。楚。不。見。用。之。
時。正。爲。蔡。人。沮。溺。輩。快。心。得。意。之。會。也。適。值。子。路。來。
問。津。長。沮。早。認。執。輿。者。爲。孔。子。故。問。之。以。作。笑。耳。曰。
知。津。非。謂。孔。子。周。流。便。知。處。處。渡。口。也。亦。謂。昔。日。過。
此。地。時。曾。有。楚。師。作。前。導。今。安。在。哉。語。有。餘。恨。遂。作。
調。諧。之。詞。耳。築。溺。詳。問。子。路。復。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求通錄

論語下

空

微子

是。強。爲。明。白。世。情。語。曰。而。誰。以。易。之。此。句。最。毒。言。汝。
輩。必。不。用。於。楚。也。且。而。與。其。云。云。言。如。子。路。者。只。宜。
把。勸。來。種。地。耳。蔡。人。可。惡。以。至。於。此。故。孔。子。以。鳥。獸。
儼。之。然。觀。註。疏。在。陳。絕。糧。註。謂。陳。亂。故。乏。食。初。無。兵。
圍。語。近。人。傳。橫。山。亦。謂。爾。時。吳。侵。陳。楚。圍。蔡。皆。有。纍。
卵。之。危。而。陳。從。楚。蔡。屬。吳。又。有。分。風。之。勢。謂。陳。蔡。圍。
孔。子。非。惟。不。敢。亦。不。暇。且。不。協。也。辨。亦。極。明。但。史。記。
家。語。公。然。載。圍。孔。子。事。甚。詳。豈。皆。造。言。生。事。耶。書。此。
存。參。可。耳。

子路從而後 章

接與有才而隱者。丈人乃有德而隱者。隱者兩字。孔子未嘗輕以許人。蓋卽隱居以求其志之隱也。此章節節講章多謬。人自不察耳。客曰。子路從而後亦謬乎。愚曰。白文極明無謬也。以杖荷蓀。謬乎。曰蓀。芸田之器也。閻百詩辨之可補註也。曰子見夫子乎。謬乎。曰此子路倉皇不暇修詞也。以下謬乎。曰註謬矣。註云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按左傳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則大愚不靈人也。又曰責其不事農

求通錄

論語下

三

微子

業從師遠游。據此言則天下惟有莊稼種地一行人。而後可所謂丈人者。非馬牛眼界乎。何所見之不廣。耶客曰。如何。愚曰。白文四體不勤二句。言吾輩第能勤四體分五穀耳。汝非吾輩中人。乃讀書君子也。重之之詞也。下文云孰爲夫子。正是丈人欲知夫子爲誰也。若子路以夫子告之。彼必欣然欽慕。果見夫子。則指以途。未見夫子。則止。子路宿矣。特子路因前此沮溺詳問夫子。反不告以津。又疑丈人爲沮溺者流。累暇與之縷述履歷。丈人因植杖而芸。此子路小視

丈人非丈人。小視子路也。客曰：然則子路何以敬丈人？拱而立乎？愚曰：白文無敬丈人字。敬丈人，乃註謬也。試思子路若如註所云，遭丈人醜詆以後，便兩手端拱如鳥舒翼，拱立田野以爲容，此近人唱野戲三家村秧歌不堪入目之惡關目，則有之。如使丈人芸畢便走，絕無止宿之事，子路兩手試問如何鬆下乎？客曰：然則此句何解？愚曰：子路但立耳。丈人眼中則見其氣體不凡，爲拱而立也。註疏第解爲不知所以，答尙勝於朱註也。客曰：子路何不行乎？必立何也？愚

求道錄

論語上

卷三

微子

此時子路年歲
與丈人不甚相
懸二子相見之
禮或當以相待
之

客之禮。初無時。文中所謂招隱意也。至二子必非小兒。試思丈人已齒德高強。若二子尙幼。豈其妾生耶。子路在魯時。帥師墮費。勇冠三軍。當亦楚蔡閒習聞之事。今日忽來田家人所急。欲瞻仰者。使二子拜見。誌喜也。示勿忘也。當食宿前後。子路必與丈人言許。久。或作半夜談。皆不可知。記者畧之矣。子使子路反見謝其盛情也。曰。隱者重有德也。即所謂隱居以求其志也。故下文有不仕無義句。義字即行義以達其道之義也。客曰。然則子路來而丈人何以避之。愚曰。

求通錄

論語下

菑

微子

白文。只曰。至則行矣。不曰。至則避矣也。若謂丈人爲避。則丈人必不止宿。又使子路夜間談話。丈人將焉避乎。且丈人既避。而子路不來。丈人不見笑於二子乎。行矣者。行而芸於野耳。至下節。則朱註中有國初本路下有反子二字的。似的是。蓋丈人既不在室。則子路語向誰道。註疏謂。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已臆斷杜撰。今之諸講章。便不敢詳向誰談。豈子路與其老妻語耶。且玩白文。道之不行二句。的似孔子語。天下必無勸人出仕而反謂道之不行。已知之者。則路

是孔子語

初本見於野

周禮表曰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後得仲雍而孫周章兄弟而周章曰君吳矣因即封之吳爲泰伯後別封其弟仲於虞以繼仲雍吳世家云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是也魯論必不先夷齊而仲雍且仲雍微然繼世有土之君虞民之可乎以虞仲爲逸民者蓋

謂武王未物色時仲固隱居年吳越春秋泰伯曰其當育封者吳仲固百稱微吳仲乃仲雍虞仲則周章弟也

下有反子二字必矣必矣至欲潔其身二句萬不可解不仕曰潔身但不仕已耳何至遂亂大倫必下此很惡字眼則不可解仍以俟諸能解求通者

逸民章

註疏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則逸對勞講通虞仲有

求通錄

論語下

奎

微子

云云朱張字子弓荀卿有言桀紂之世不能汚子弓是也家語孔子曰少連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困學紀聞云逸民各論其行不及朱張行與孔子同也故不論也與註疏同故荀子比於孔子註疏解如斯而已句謂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也放言解曰放置也不言世務也廢中權解曰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與朱註不異而朱註亦通

大師摯章

大如字論見語大師章傳橫山謂魯自受女樂故雅樂廢棄諸伶官遂繼聖人而隱去也極通極通

周公謂魯公章

魯論何補以書經此上必有子曰字也下章亦然講章時文皆謂魯以忠厚開基周公聖人之言千古不易不知魯之所以弱卽坐於此試觀春秋之魯大臣親戚故舊之魯也又有魯公在其意中乎孔子思周公囑魯公之語曷勝浩歎嗟魯之所由以弱也客辨曰周公聖人且有過與愚曰魯守祖訓而不善變

求通錄

論語下

矣

微子

以至如此微弱客曰周公成訓變焉可與愚曰且請息怒孔子言之矣曰魯一變至於道未嘗曰魯不變至於道也

周有八士章

章首必有子曰字考八士爲南宮氏乃文武時人惟南宮适居十亂之班餘俱未顯孔子殆自居於士之列與

大哉字論見語大師章傳橫山謂魯自受女樂故雅樂廢棄諸伶官遂繼聖人而隱去也極通極通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土。章

註疏其可已矣。句謂可以為士已矣。通朱註亦通。語無毛病。

子張曰執德。章

朱註通。

子夏之門人。章

註疏謂交友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通二賢之言俱無病。

求道錄

論語下

卷

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章

朱註通。楊註可刪。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白文明朱註通。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註疏切問問所未學。近思思己所能及之事。通朱註心不外馳四字極。通程註強作解事可以不必。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朱註通。愚按白文學字當是學宮。即鄉學國學之學。

與肆字鉞對。

子夏曰小人之過 章

白文明朱註通。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 章

朱註程註盡通謝註可以不必。

子夏曰君子 章

愚按上信字謂見信於民也。下信字謂見信於君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章

註疏解大德謂上賢也行不越法所謂不踰閑也。小

求通錄

論語下

矣

子張

德次賢也。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細按白文未嘗有弊。朱註斷以私說。坐以有弊則冤甚矣。管蘊山謂子夏留意小德者。其為斯語。乃晚年有悟。正其學之進處。亦可參。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 章

朱註程註自伸朱儒之說耳。毛西河謂宋儒從二氏授受。篡據聖門。妄以華山道土河洛壽涯僧太極認作道學。實於聖學。忠恕一貫全然不曉。如此章洒掃應對童學也。未也。誠意正心忠恕一貫大學之道也。

分晰

本也。子夏門人中之小子，只須事洒掃應對之末，而子游責以誠正之本，則躐矣。故子夏告以先後區別，不可誣罔，自非聖人未有本末兼到者。其言極淺近，極明白也。所謂童學非小學者，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是虎門之學，太師教以六書，而民間俊秀且不得與。故小學並無洒掃應對進退之教，以天子之子諸侯公卿大夫之適子，俱不洒水不掃地，不將命也。宋儒以洒養用敬為入門第一義，遂坐洒掃應對為小學。謂古人於洒掃應對時，已洒養純熟，持守堅定，是謂

求通錄

論語下

堯

子張

孩豎小子過於有始有卒之聖人，此必無之理。而且末即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固不通，而始即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諄諄，皆多事矣。乃程氏數說，又與朱子異，謂洒掃應對即是形上，即是精義入神。夫洒掃安所謂形上，應對亦並形無之。何有上下且直進之為精義入神？吾不知執箕洒掃有何神義。據云事有當然，有所以然，所以然者理也，但洒掃不過掃地耳，應對不過侍賓長耳，而謂有精義得聖人之事，未之聞也。况當然與所以然在六經

與聖賢口中並無此語。謂夫子四十不惑。但知當然。又必十年至五十始知。所以然乎。則難通矣。夫儒者學問。隨行隨知。行禮便當知禮。因人性行樂便當知樂。本人心况既知當然。必先知其所以然。何則。士與民不同。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且所以然者。即在當然之中。若十年知性。又十年而後知性。本於天。則所謂知當然。仍是未知。所謂不惑者。乃大惑也。可怪者。謂洒掃應對。是形上之道。此卽二氏磚塊皆道之謂也。其論最足破宋儒懸虛之病。愚按此章白文極明。

求道錄

論語下

百

子張

惟有始有卒二句。註疏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惟聖人耳。據此。豈子夏之小子多厭倦。而無終始耶。其解已不可明白。至朱註。謂始終本末。一以貫之。仍是配搭穿插故習耳。如始卽是卒。卒卽是始。一是一貫。是貫貫中有一。一中有貫。始中有卒。卒中有始。之濫也。講章及時文。以此爲高且深。爲理學殊可哂。話焉耳。客曰。然則何如。愚曰。白文所謂聖人者。非他卽孔子也。子夏教弟子。門人之法。卽取法於孔子者。也。其曰有始有卒者。卽孔子教人之法。卽顏子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也。謂教人者。必當有始有卒。不可躐

等他人或混施惟聖人一絲不亂商敢不以爲法乎
白文極明註疏朱註皆不明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章曰未始也

白文極明可不用註

子游曰喪致乎哀 章

註疏不食三日哀毀過情則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
聖人制禮不令至於隕滅子游謂致哀而止者言治
喪者盡哀即止不可滅性而傷生也若朱註必翻註
疏謂遇喪但哀而止必不治喪則尸蟲有不出於戶
矣

求通錄

論語下

亘

子張

子游曰吾友張也 章

爲難能也句是贊詞愚按白文乃謂子張之行爲人
所難能也非謂子張好爲難能之事也然而未仁句
卽如諺所謂辣手利害人也謂少惻怛之意似也謂
爲少誠實之意恐非也白文不曰未誠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章

毛西河曰並爲仁與輔仁不同輔仁則資之而已並

爲仁乃同。造作一施仁之事也。子張難與共事也。不然。天下無求仁在身。而可兩人共爲之者。極通極通。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朱註與註疏同通。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章

註疏謂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不忍改也。極通極通。非父臣父政。終身不可改者。須繹。

孟氏使陽膚。章

白文極明。可不用註。

求道錄

論語下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

愚嘗詰客曰。子貢問時。何遽開脫。紂王且紂王不善。俱載史冊。子貢豈以爲中有虛言乎。客曰。不知也。然則何如。愚曰。必有所指。蓋當時有人議論。時君之無道者。頗非其實。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云云。玩如是二字。乃明有所指。非謂紂也。惟今不可考。則講章皆懸虛歧見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白文明。無註通。

衛公孫朝章

朱註通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魯論凡書語者皆委曲語無直語其一則子語魯太師樂其二則葉公語孔子其三則武叔語大夫於朝客曰此章語字何解愚曰非大言也大言或不見信於朝第擇其相識相契之大夫而語之語者私言也使大夫背後轉相傳告則孔子之道必不見用於魯矣客曰然則叔孫非不知孔子之道乎愚曰何爲焉

求通錄

論語下

五

子張

也然則叔孫於孔子有仇乎曰然此哀公時孔子自衛反魯後也前此定公時孔子仕魯叔孫因孔子而墮郈遂有隙矣至此復恐孔子見用於魯因語大夫於朝使羣知之則孔子不得再用於魯必矣客曰然則何爲獨賢子貢愚曰此武叔之黜也孔子在魯三月大治人所共知一曰謂其不賢既礙於口且涉嫌疑特賢子貢子貢乃必不見用於魯者取以作襯特明己之公道耳武叔心術亦奇壞哉然此意不能瞞景伯故景伯以告子貢景伯渴望夫子仕於魯者其

告子貢猶之仲由見愬告夫子意也。客曰：據汝所見，子貢當以下章語應之，何爲只譬宮牆無詆武叔語？愚曰：背後語恐無力，他人言恐不實。况景伯與聖門，不過相好玩，夫子之云句，景伯與武叔爲同寅，其位更分上下，子貢之語第以俟其後耳。

叔孫武叔毀仲尼

章

子曰：吾欲言而無從也。

毀者何有？謂不知聖人之道者。有謂畏聖人之德者，全是帽子話。毀也者，掖墮、郈之嫌，不欲孔子更用於魯耳。愚嘗詰客曰：子貢曰無以爲也，云云等語，向誰

求通錄

論語下

高

子張

說乎？客曰：子貢自言也。愚曰：叔孫毀仲尼，誰告子貢者？而子貢自言也。客曰：有人矣哉，不書省文也。愚曰：前章告者爲景伯，何不省文？耶？客曰：如何？愚曰：白文無以爲也，四字明是子貢對武叔語，曰無以爲也，阻之使不許更開口之詞，不稱夫子而曰仲尼，如子路對長沮爲孔丘之例，曰不可毀也，與孔子斥王孫賈不然，獲罪於天語意相同矣。蓋此時子貢大爲魯所重，觀其屢見吳臣太宰進退應對，可以概見。叔孫武叔毀孔子，已非一日，初爲子貢所未聞，一日復對弟

子子貢毀其師。故遭子貢當面醜詆。曰自絕。曰何傷。日月語已其利如刀。卒曰多見其不知量。此語正如詆呵孩穉矣。客笑曰信如公言。則子貢太不爲武叔地矣。愚曰白文如此。先生必曰仲尼可毀乎。客曰所謂子貢者。何其不能容物也。愚曰佛門講究舍肉身。燈道士講究唾面自乾。聖賢不是佛菩薩。不是老母也。孔子曰以直報怨。又曰自吾門有由。惡言不入於耳。在論語子於原壤於微生畝於王孫賈何嘗菩薩老母乎。一客曰子貢文弱不意竟能與武叔幾乎打。

求通錄

論語下

五

子張

起愚曰公以爲聖門諸賢文弱如近世秀才乎。樊遲帥師踰溝。冉有用矛入齊師。而似聖人之有若。且於稷門之內。偕徒七百。卒三百。三踊於幕庭。謂文弱耶。白文明明如是。客必謂子貢事後。嗶嗶若面見武叔。便如鼠畏貓。不敢發一大語。豈仲尼必可毀耶。豈此處有朱不可背耶。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愚按子禽之爲人。近於愚。呆論語所載三章。足見一斑。觀子貢。知不知語。可見不知謂愚也。孔子終身未

獲大用於世。故世不知孔子者。有之子貢。知足知聖。於此章。補出孔子事功矣。註疏得邦家句。謂得邦者。爲諸侯也。得家者。謂爲卿大夫也。通於講章矣。

求通錄

論語下

莫

子張



欲前論以爲案。曾謂魯大夫出。冠履精章矣。彼其章。蘇用。不事也矣。其意。於。謂。得。邦。者。亦大。凡。此。世。姑。世。不。味。此。在。皆。皆。文。任。實。狀。以。世。聖。

堯曰第二十

堯曰 章

通章重中字孔
中之道不外一

開百詩謂權有
五銖兩斤鈞石
也量有五龠合
升斗斛也度有
五謂分寸尺丈
引也

朱註明楊氏註亦通。四海困窮二句。註疏謂窮極四
海天祿所以長終。毛西河曲引旁徵。永終二字必為
好字。然則困字何解乎。則朱註固直捷可從也。曰予
小子句。曰上當有湯字。註通雖有周親句上當有武
王曰字。審法度句。註疏法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亦
通。愚按寬則得衆句上當有子曰字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 章

求通錄

論語下

堯曰

堯曰

愚按夫子如為政必不外尊五美屏四惡矣。此孔子
為政本頭也。特補於魯論篇之終。

子曰不知命 章

註疏謂命為窮達之分。愚按所謂知命者。即如孟子
所謂伊尹周公孔子。必不有天下也。立者成立也。知
言知人。即如論語為孔子之言。詳之解之。只在於人
耳。

